

迟子建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 中国方阵

清 水 洗 尘





清水洗小土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迟子建
Chi Zi J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水洗尘/迟子建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9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白烨主编)

ISBN 7-5059-3904-1

I . 清… II . 迟…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540 号

| | |
|------|--------------------------|
| 书名 | 清水洗尘 |
| 作者 |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迟子建 |
| 出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地址 |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周完淳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刷 |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
| 开本 | 850×1168 1/32 |
| 字数 | 244 千字 |
| 印张 | 12.625 |
| 插页 | 4 页 |
| 版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数 | 1-10,000 册 |
| 书号 | ISBN7-5059-3904-1/I·3019 |
| 定价 | 21.00 元 |



新的女性作家 新的文学景观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白 烨

总 序

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眼目。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多数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即以近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就有 50 年代人中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来来往往》、徐小斌的《羽蛇》、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林白的《玻璃虫》，60 年代人中陈染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皮皮的《比如女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徐坤的《狗日的足球》，以及渐次走向成熟的 70 年代人中的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戴来等人的作品。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创作彼此呼应，作品相互辉照，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靓丽的风景。

清水洗尘



线。

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即便是与本世纪“五四”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作家群相比,当代的女性写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抑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要大大超过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女性文学,当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有意识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意识的文学与女性书写的文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确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即就总体风貌而言,当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比之现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诸如女性身份的性别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当代女性写作比现代女性写作都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显豁。

如在女性意识的认知与把握上,现代时期的女性作家借助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塑造了无数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挤压下,或难以觅得幸福或终于离家出走,其人生的契机与命运的转折,都在于能否和怎样迈出父家与夫家的两重“家门”。这里的“家门”,事实上也成为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



的象征。而在新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也有这样那样的有关“门”的意象描写,但那已不再是父辈与夫家的“家门”,而是象征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与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与转合的“玫瑰门”(铁凝的小说);是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望沟通又需要遮蔽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陈染的小说)。在这里,女性要冲破的,要走出的,不仅有外在的藩篱,更有内在的桎梏。这种由“外”向“内”的视点位移,使女性文学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革故鼎新。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在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常见的女性形象:投身于爱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金谷巷的女孩儿”(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以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多变的都市社会中坚韧地活着的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挣脱无爱的婚姻束缚毅然决然地爱其所爱的水虹(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因求爱向善屡屡受挫最终走向愤世和恶俗的司绮纹(铁凝的《玫瑰门》),在性爱的自我体验中陶醉又在欲望的自我放纵中迷失的多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蜗守居室在孤独中暗自神伤的黛二小姐(陈染的《无处告别》),……。这些绰约多姿又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有力地更新着其中已有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对身心本相的立体透视和生存境况的内在揭示,使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成为现实中的女性世界察往知来又钩玄提要的艺术缩影。

与这种题旨内蕴上的本色化相适应,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



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出生于 50 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 50 年代后期的林白、60 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抗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



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化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诸方面,其作用与贡献都显然无可替代。可以说,无论是相对成熟的50年代人、60年代人,还是尚在“成长”中的70年代人,当代女性写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与文学的内容,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探究。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是社会生活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女性自立与自强的明证。而女性作家们卓有成效的艺术探悉和硕果累累的创作实绩,其意义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女性文学本身。它至少使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一如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样,真正擎起当代文坛的“半边天”。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在人才济济、群星闪烁的女作家群落,特别遴选出张抗抗、残雪、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林白、陈染、徐坤、迟子建。毫无疑问,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为活跃又最有影响的10位女性作家。选出她们10位,意在以个性突出又整体丰繁的文学组合,展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实有风貌与最新水准。套用乒乓球比赛的术语来说,这10位中国女作家所组成的强力阵容,无论是单打比赛,双打比赛,还是团体比赛,都足以夸多斗靡般地摘金夺银。

10位女作家的作品集，均为作家本人按照统一要求自行编选。这些要求是：1. 以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主，精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2. 在小说之外，酌收部分散文随笔作品，以能体现作家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者为主。书中附收有作家“主要作品集目录”、“评论辑要”及编者在作者提供的“小传”的基础上撰写的“关于作者与本书”，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作品的更多信息，以便人们更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作家和作品。

愿这套凝聚了作者、编者、出版者多方劳作和多人心血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的10部作品集，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为读者诸君所喜爱。

2001.6.25





关于作者与本书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作家协会专事写作。

迟子建于1983年开始写作，1985年以短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引人瞩目。以此作和稍后的《北极村童话》为代表，迟子建的创作前期主要以抒写宁静幽远的乡俗民情为特色。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迟子建先后写出《洋铁铺响叮当》《原野上的羊群》《逆行精灵》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等长篇小说，在她熟稔的乡土世界上生发开来，深入采掘个中蕴蓄的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等复杂人生内涵，作品内蕴浑朴，风格忧伤。评论界普遍认为，迟子建是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卓具民间色彩的特色作家之

清水洗尘

一。

迟子建的其他作品还有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本出版。

本书收入了迟子建十篇小说，二十二篇散文，都是九十年代后的近作。迟子建主攻小说，也看重散文，在两种文体上都有有质又有量的不菲收获。可以说，她是当代文坛成名较早的女作家，又是当代文坛童心最重的作家。这不仅在于她早年常以童话般的故事抒写家乡故里，而还在于她总以一颗清纯、真挚的童心看取世态人情。正因如此，她才善于平中求奇、小中见大，给我们带来一幅幅纯朴又恬静的事与人互衬、情与景交融的北国“清明上河图”。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作家协会专事写作。

迟子建于1983年开始写作，1985年以短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引人瞩目。以此作和稍后的《北极村童话》为代表，迟子建的创作前期主要以抒写宁静幽远的乡俗民情为特色。进入90年代之后，迟子建先后写出《洋铁铺响叮当》、《原野上的羊群》、《逆行精灵》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等长篇小说，在她熟稔的乡土世界上生发开来，深入采掘个中蕴蓄的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等复杂人生内涵，作品内蕴浑朴，风格忧伤。评论界普遍认为，迟子建是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卓具民间色彩的特色作家之一。

迟子建的其他作品还有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本出版。





目 录

总序 / 1

关于作者与本书 / 1

小　说

逝川 / 1

亲亲土豆 / 18

罗索河瘟疫 / 41

清水洗尘 / 57

灰街瓦云 / 80

行乞的琴声 / 104

河柳图 / 123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 146

青草如歌的正午 / 163

五丈寺庙会 / 222

散　文

灯祭 / 273

女人的手 / 278

阿央白 / 281

伤怀之美 / 284

冰灯 / 290

清水洗尘



- 照相去 / 294
好时光悄悄溜走 / 298
房屋杂谈 / 306
论谦卑 / 310
童子庙的倒坍 / 315
鞭笞与践踏 / 319
迷惘 / 325
周庄遇痴 / 330
群星闪耀时 / 335
一脉清流消逝 / 338
请接受残酷 / 343
必要的丧失 / 347
激情与沧桑 / 351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 355
上帝如何加盖邮戳 / 358
悬崖边的守望 / 362
晚风中眺望彼岸 / 366
主要作品集目录 / 374
评论辑要 / 376



逝 川

大约是每年的9月底或10月初吧，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

此时的渔民还没有从龟鱼汛带给他们的疲乏和兴奋中解脱出来，但只要感觉到入冬的第一场雪要来了，他们就是再累也要准备捕鱼工具，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也要打上几条泪鱼，才算对得起老婆孩子和一年的收获。

泪鱼是逝川独有的一种鱼。身体呈扁圆形，红色的鳍，蓝色的鳞片，每年只在第一场雪降临之后才出现，它们到来时整条逝川便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鳃风箱一样呼哒呼哒地翕动，渔妇们这时候就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安



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从逝川被打捞上来的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

如果不想听逝川在初冬时节的悲凉之声,那么只有打捞泪鱼了。

泪鱼一般都在初雪的傍晚从上游下来,所以渔民们早就在岸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那篝火大都是橘黄色的,远远看去像是一只只金碗在闪闪发光。这一带的渔妇大都有着高高的眉骨,厚厚的单眼皮,肥肥的嘴唇。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渔妇们喜欢包着藏蓝色或银灰色的头巾,无论长幼,都一律梳着发髻。她们在逝川岸边的形象宛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

逝川的源头在哪里渔民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它从极北的地方来。它的河道并不宽阔,水平如镜,即使盛夏的暴雨时节也不呈现波涛汹涌的气象,只不过袅袅的水雾不绝如缕地从河面向两岸的林带蔓延,想必逝川的水应该是极深的吧。

当晚秋的风在林间狂肆地撕扯失去水分的树叶时,敏感的老渔妇吉喜就把捕捞泪鱼的工具准备好了。吉喜七十八岁了,干瘦而背驼,喜欢吃风干的浆果和蘑菇,常常自言自语。如果你乘着小船从逝川的上游经过这个叫阿甲的小渔村,你想喝一碗喷香的茶就请到吉喜家去吧,她还常年备着男人喜欢抽的烟叶,几杆铜质的烟锅齐刷刷地横躺在柜上,你只需享用就是了。